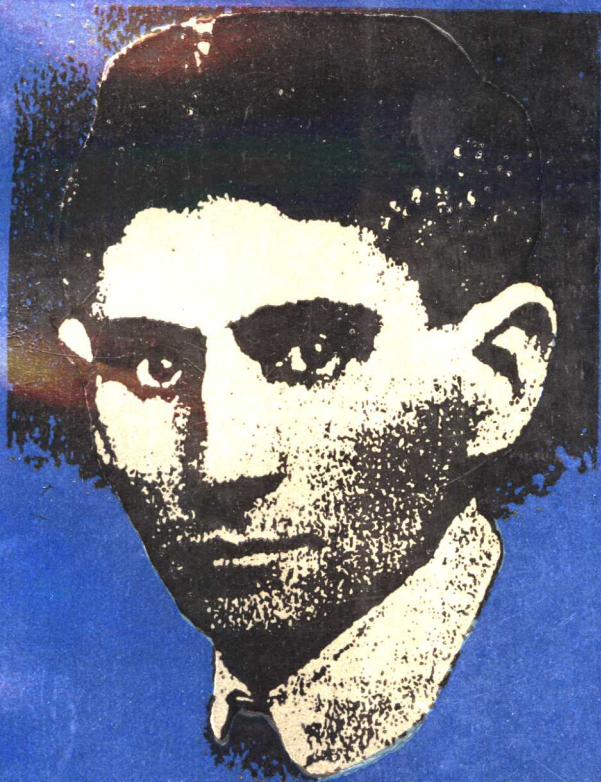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现代文学大师

卡夫卡传

[英] 罗纳德·海曼著



二十世纪现代文学大师

卡夫卡传

[英]罗纳德·海曼著

赵乾龙 许宽华 译
胡建新 李礼



A0893665



作家出版社

656061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mark at the bottom left corner.

二十世纪现代文学大师——卡夫卡传

作者：〔英〕罗纳德·海曼

译者：赵乾龙 许宽体 胡建新 李 礼

责任编辑：关正文

责任校对：华 沙 彭卓民

装帧设计：苏彦斌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潮白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5

插页：4

字数：300千

印数：0001—8,000册

版次：1988年4月北京第1版第1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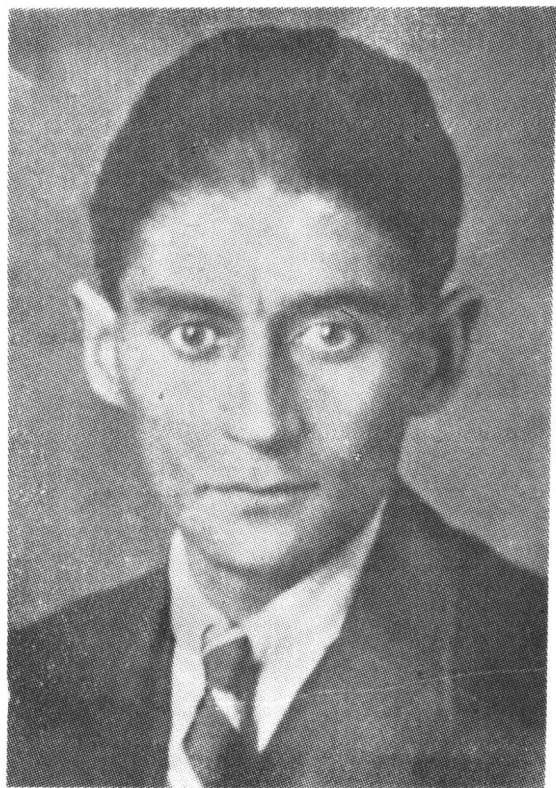
ISBN7-5063-0098-2/I·97

统一书号：10248·0266

定价：3.30元（压膜本）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卡夫卡最后的
照片（1923—1924
年，柏林）。



Meine Eltern, der Arzt hier scheint sehr lang
zu sein, also auch der See von hier lässt sich
dadurch nicht beikommen. Die Behandlung be-
steht vorläufig - das Fieber hindert anderes -
in sehr schönen Wäldern und in Inhalation
von Terebinthinen, wofür ich mich. Von be-
kann ich schon eine lange unhergekehrte
Karte aus Venedig. Von Thälchen Regenfälle
stand dort aber nichts, vielleicht das Gegen-
teil, das Fieber dürfte für mich nicht zu groß
sein. Ich will jetzt früh habe ich v.B. 37. Jan. 1924

卡夫卡手迹。



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1883年左右）。



十岁的卡夫卡同妹妹艾莉(中)和瓦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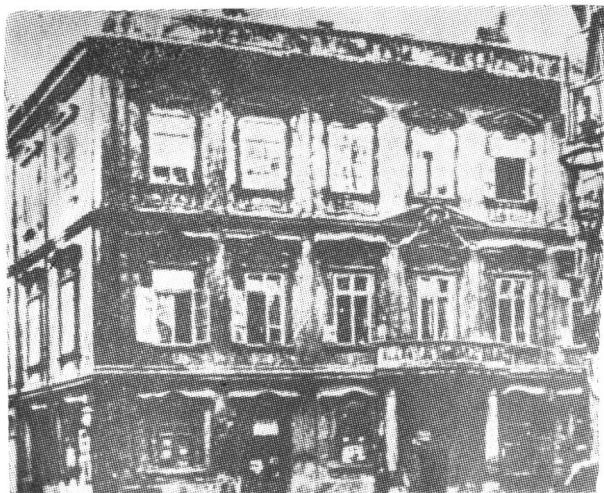
多拉·迪拉曼特，
卡夫卡的最后伴侣。



米伦娜·耶森斯卡。



卡夫卡和费丽丝·鲍
尔在1917年第二次订婚后
不久。



卡夫卡出生的房子。



卡夫卡墓，在施特拉施尼策尔陵园。

目 录

转折点：一九一二年·····	1
去犹太人居住区·····	10
在金斯宫学习时期·····	33
在布拉格大学德语部·····	54
在“谋生职业”和“写作艺术”之间·····	89
工伤事故保险公司·····	111
魔术师的梯子·····	126
“廉价”导游员在途中·····	144
依地语演员·····	157
单身汉生活·····	170
费丽丝或“不可动摇的判决”·····	186
甲虫格里高尔·····	209
格蕾特·布洛赫——作中间人的 女友·····	236
诉 讼·····	258
出埃及记·····	273
在马林巴德浴场订婚·····	288
新时期犹太神秘主义的教徒·····	308
大咯血·····	315
乡村生活·····	320
差一点成为妻子的尤丽叶·····	338
米伦娜——出于爱情的诱惑者·····	346
在塔特拉高山疗养院·····	374
《城堡》·····	402

多拉·迪阿曼特——最后日子里的	
伴侣	420
饥饿艺术家	434
 鸣 谢	443
年 表	445
译后记	460

转折点：一九一二年

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晚十时，二十九岁的弗兰茨·卡夫卡开始写下了他的小说的标题：《判决》。早晨六点写完时，他那放在写字台下的两条腿由于久坐而发僵了，他几乎抬不起腿来。他知道，他从来没有这样写作过，他发现，好象“话已说尽了，好象给一切人、给一切最奇特的想法准备了一把大火，它们在火中消亡和复活”，^①把毁灭和创造相提并论正是他的特点。他经常销毁掉他写的东西，仿佛他那些不大成功的尝试是一堆杂草，有可能不等更好的作品产生就将它们扼杀。

尽管他心有微痛，但他一气呵成地写下了《判决》。就在这一夜间，写小说愈得劲，他就愈有精神。“只能这样，只能在这种关联的情况下，全身心地投入写作。”^②他刚写完小说，就一反平常的习惯，立即向妹妹们宣读起来。第二天是向几位熟人宣读，两周以后向马克斯·布洛德宣读，他还交给布洛德在其年鉴《阿卡狭亚》上发表。两个月以后，在一个旅馆里举行的有布拉格作家们参加的社交晚会上他公开宣读了这部作品。

次年二月，他修改了这篇小说，他写道：“这个故事象正常分娩，从我肚里生出来时满是血污和黏液，只有我用手

挤压身体并对此有兴趣。”^③在撰稿时他想到了弗洛伊德。^④若没有弗洛伊德，他也许从来不会对自己的梦给予那么多的注意。马克斯·布洛德在一九一一年的日记注释中写道：卡夫卡似乎只对自己的梦感兴趣。当然小说并不是根据俄狄浦斯王^⑤的传说而结尾，因为父亲判决儿子“淹死”，这是亲爱的儿子顺从地对自己执行的一种刑罚。

卡夫卡作品里的新东西不是弗洛伊德的影响，而是一个作家完全听任这部自传性小说情节自由发展的结果。小说虽然含沙射影，但是比以前更加明目张胆、更加清清楚楚，更加胆大包天。他利用文学的手段，同他父亲，这位身高体壮、脖粗如牛、气势吓人、充满自信、生意兴隆的商人有点分庭抗礼。他父亲怒不可遏。即使卡夫卡已长大成人，仍然是畏惧他三分。卡夫卡三十二岁时给他父亲写的那封长信，除了许多指控之外，也还包含了许多负荆请罪的地方：“我当然不是单单由于受了您的影响我才变成今天我这个样子。”^⑥这是一句对他来说典型的话，一开头就差不多在后退，最后部

① 《日记》(1912年9月23日)，第138页。卡夫卡《日记》(1910—1923)，马克斯·布洛德编，法兰克福，1973。下同。

② 《日记》第184页。

③ 《日记》(1913年2月11日)，第186页。

④ 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医生，心理学家，著有《梦的解析》等。
——译注

⑤ 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6?—406)的悲剧，写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

⑥ 《致父亲的信》第7页，中译文，见《世界文学》1981年第1期，下同。

分地撤回了。

卡夫卡不幸的主要来源是他对这位缺乏任何敏感、在任何公众场合都管教孩子的父亲大人有负疚感。孩子们都有这种感觉。父亲要审判他们，他们就躲在浴室里，一起商量对策，他们能想出什么方法来为自己辩护呢？“我们坐到一块儿吗，可决不是为了要算计您什么。我们坐到一块儿，是为了尽一切努力，怀着愉快，怀着严肃，怀着爱、倔强、愤怒、憎恶、顺从、内疚的心情，使出全部智力和心力……讨论……这一可怕的诉讼……在这场诉讼中，您声称您始终是法官。”^①卡夫卡未能争取得到他父亲的爱。这使他一生心情沉重。他从未认识到，缺少感情移入能力和理解的意愿，使父亲根本不可能对儿子作出正确的估计。

卡夫卡的大妹妹艾莉，小时候也象他一样给吓住了，为负疚感所苦恼。“就她小时候的样子，我做梦也想不到她会这样的。”^②但是她通过早婚获得了自由，而卡夫卡在结婚问题上的无能在他一生中就象在他作品中一样是十分明显的。“据我看来，结婚，建立一个家庭，生儿育女，在这动荡不定的世界上赡养他们，甚至还领他们走段路，这是一个人所能到达的极限了。”^③《判决》中有几段，如果不联系到自传，是几乎不能理解的，例如格奥尔格要他的未婚妻弗丽达对自己说，既然他的朋友都象那个生活在俄国、一直未说出名字的朋友

① 《致父亲的信》第40页。

② 《致父亲的信》第37页。

③ 《致父亲的信》第58—59页。

那样，他就根本不应该订婚，她似乎认为，世界上有两种男人——能结婚的男人和有坚定信念的青年人，这一种人就是朋友，格奥尔格担心，如果他结婚，他就会立即忍受不了孤独。

在写完这个短篇小说之后五个月，卡夫卡在读校样时表述了父亲怎样“把自己放在与格奥尔格对立的地位和利用那个朋友突出自己”，以及如何通过其他那些较小的共同点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即通过对母亲的始终不渝的缅怀，通过最初确实是由父亲为商店争取到的顾客。格奥尔格则一无所有，那个未婚妻在故事中只是由于父子同那个朋友，即同那共同点的关系才存在，同时由于尚未结婚，她不得进入那父子的血缘范围，因此轻而易举地被父亲撵走了。那共同点的一切都是环绕着父亲耸立起来的，而格奥尔格只是觉得它是一种陌生的、独立形成的、他所保护得不够的东西。”^①

父亲在儿子面前越威风凛凛，儿子就越不能在客观上见到自己的权力。他心底里恨不得将父亲一刀捅了。于是他需要夸大其词地描述父亲所造成的损失。但是若没有父亲，在弗兰茨身上对生活的想象与其说会引起欢悦不如说会引起恐惧，甚至会引起比对死亡的想象更可怕的感觉。另一方面，卡夫卡极其明显地想死；这一点即使不是父亲造成的，那也是由于父亲而变本加厉了。《判决》中的格奥尔格在临死时还表示他一直是爱父母的。最后一句（“这时候，正好有一长串车辆从桥上驶过”）^②的含糊其词是要说明，这位老年人的暴

① 《日记》（1913年2月11日），第186页。

②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中文版，第44页，孙坤荣选编，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下同。

虐狂可能使儿子不仅仅愿为这个青年女子献出生命，小说里没有一处提到父亲赶走了这个姑娘：在父亲掌握了事情全部经过以后，她干脆从格奥尔格的意识中消失了。

在卡夫卡的早期短篇小说《公路上的孩子们》(1904—1905)里，如果有人冲撞孩子们的胸脯，孩子们就会自愿地掉进路沟的青草里。

如果他们朝右侧翻身，把手垫在耳朵下面，他们就会高高兴兴地入睡，虽然他们想再一次地振作起来，抬起下颔，但是他们因此陷入更深的沟里了。于是他们把手臂横放在胸前，小腿斜跪着，朝空中乱蹬，他们肯定又会掉进更深的沟里，这样一来，他们更不想停止挣扎了。

在最坏的情况下，要是在最后一道沟里伸开四肢，姿势正确地睡着也就好了，特别是屈着膝，但他们几乎还没想到这一点，他们躺着，又哭又叫，好象背上有多大的病痛似的。^①

这一段使读者接近了“Grab”(坟墓)和“Graben”(沟)的共同语源的词根，给人印象至深。

卡夫卡是会玩弄手腕的，至少在口头上说过他要自杀。“人必须挣钱给自己修一座坟墓”，他在一九〇八年捷克桥建成时写道，“上周我确实走过，我住的这条小巷，我称它作‘自杀者的助跑道’，因为这条道路宽阔，通向大河，那河上

① 《卡夫卡短篇小说全集》第8页。保尔·拉贝编，法兰克福，1970，下同。

已修建了一座桥。”^①河对岸是观景台，但是只要桥未竣工，这条道似乎只通向大河。但是“经过大桥走向观景台，那将越来越美，仿佛过河通天。”^②因此而出现以格奥尔格之死为基础的一种想象，这些想象在卡夫卡的思想里已萦绕数年了。

写作似乎是为自杀找到的替代办法，同时也是为生存找到的另一种抉择：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针对我的。凡是针对我的，都不再是我的财产。如果……我胃疼，那么这就是……把自己同乐于揍我的某一个外国人本质上不加区分的地方，人人都如此。我只有给我打针才能生存。我要反抗和花费力气，这就是说，要把针头更好地扎进去……从今天起我会让人不停顿地把话说完：开枪也许是最好的办法，我干脆从我不在的地方射击。^③

因为卡夫卡认为他不是真正在那里，所以他首先必须知道他现在究竟在哪里。在早期小说《同祈祷者的谈话》（1904—1905）里，这位受虐待的青年人承认：“从来没有一个时候我使自己深信我活着，我只是用这种过时的观念来理解我周围的事物，我总是相信，这些事物曾经存在过，但现在不存在了，亲爱的先生，我总是有兴趣看到这些事物，它们怎样在

① 《致黑德维希·魏勒的信》（据猜测写于1908年初），《书信集》（1902—1924），第55页。下同。

② 《致黑德维希·魏勒的信》，同前，第55页。

③ 《致马克斯·布洛德的信》（1910年春），《书信集》第254页。

我看到之前就可能变好。”^①因此，他周围的一切都“过时了”，笔者被迫在事物的纯洁状态中找到事物的本来形象，为此可能付出任何代价。任何诡计都不会是太可耻的或太令人痛苦的。既然他不能相信，身体的正常功能使他想起他活着，他就在思想上给身体带来力量，使自己有意识地觉察到自己还活着。“例如这些说法：我伸开四肢躺在地上，象一块切碎的烤肉，把这样一块肉慢慢用手推到角落里喂狗——，这样的想法就是我头脑每天的粮食。”^②但是他同时相信，通过自修苦行能达到更高的生存阶段，在给费丽丝·鲍尔的信里有这样一句话：“为了更高目的，我有兴趣并命令人折磨我。”^③更低级的自我只是动物的：“就用鞭子一下一下地抽马吧！慢慢地用靴刺锥马，然后猛地一下把它抽出来，现在，用全力把它锥进肉里。”^④

当然，系统地摧毁他自己，用“受虐狂”的概念是不能充分说明得了的。对卡夫卡来说，这封信与其说是对生的抉择，不如说是最终医治生命的一种形式，在诺瓦利斯^⑤那里，自杀算是真正的哲学的行动，算是一切哲学的真正开端，在

① 《卡夫卡短篇小说全集》第189页。

② 《致马克斯·布洛德的信》（1913年4月30日），《书信集》第114—115页。

③ 《致费丽丝的信》（1913年8月30日）第458页。埃里希·黑勒和尤尔根·博恩编，法兰克福，1976。下同。

④ 《日记》（1913年7月21或22日），第196页。

⑤ 诺瓦利斯（1772—1801），德国浪漫派诗人。

卡夫卡的否定主义那里也强调肯定，当然是正确的。在他看来，在暴虐狂的冲动和死亡前面闭上眼睛是错误的，他认为“死亡只是生的甜蜜的组成部分”。他的短篇小说《在流放地》，也许不令人吃惊地预先指出了战争的死亡营，他虽然未亲自经历过战争的死亡营，他虽然未亲自经历过战争，但他的妹妹们经历过，并在这样的死亡营里丧生。这篇小说完全包含了它自己对行刑机，对发明这机器的司令官和操作机器的军官的判决。它的中心思想有着卡夫卡全部作品的特征：机器给无知地反对过法律的受害者身上写上判决。在流放地，一开始就肯定被告罪行的原则起着作用。在这里，进行审判的情况下，被判刑者作为勤务兵，每小时打钟的时候都必须站起来，并在上尉门前敬礼。现在要给他的皮肤刻上纪念他的上司的请求，但是在军官理解到不存在维护旧刑罚制度的希望的时刻，他叫人释放了犯人，给机器编上了“要公正”的程序，让自己躺在针尖之下，虽然他这时找到他所希望的死亡，但是机器未把判词写在他身上，因为在行刑时机器坏了。

在卡夫卡最爱读的托尔斯泰的一篇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中，死亡与醒悟同时发生，垂死的人将只意识到欢乐和爱——一旦他不再企图活着，痛苦就消失了。对《战争与和平》里的安德烈公爵来说，死亡意味着觉醒。在卡夫卡的小说里，军官对机器恐惧万分，其原因部分是机器能使垂死的人突然醒悟：“这个过程是从眼睛开始，从那儿扩张出去的。在这个时刻连我都禁不住想投身到‘耙子’底下去呢。这时没有别的情况，只是犯人开始理会身上所刺的字了，他噤起了嘴仿佛